



肖洛霍夫的第一原则：直书全部真实

□邱华栋



荐书人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，作家邱华栋

推荐书目：
《静静的顿河》

1965年，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获奖理由是：“由于他在那部描写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杰作中，以强烈的艺术力和正直的创造性，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生活的一个历史阶段。”

肖洛霍夫可以说是苏联时期的一位小说大家。他以《静静的顿河》这部小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，这在当时冷战气氛之下非常罕见。同时能够在东西方获得文学上的承认，被认为是一个奇迹。在苏联时期，他曾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，社会地位很高。这都是由于他写出了《静静的顿河》这部杰作。

今天看来，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一部当之无愧的顿河哥萨克人史诗。从出生之后，肖洛霍夫的童年、少年时代就与顿河哥萨克人生活在一起，他非常了解这一族群的文化和生活习惯，以及他们在大时代的变动之下的各种选择与命运。《静静的顿河》细致描绘了1919年顿河暴动的成因，小说第三卷的出版受到某些人的阻碍，有人认为他是反革命作家，对他进行批判。但肖洛霍夫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绝不动摇，他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，不虚构历史，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刻画笔下的红军和白军哥萨克，人物塑造并不简单化，概念化和脸谱化，因此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。这也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攻击他的人，捍卫了文学的尊严，创造出真正的经典之作。

《静静的顿河》分为四卷本，波澜壮阔地描绘了1912到1922年间，俄罗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在两次战争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国内战争，两次革命——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重大社会动荡中的苦难历程

与历史命运，展现那个血雨腥风的变革时代里，顿河哥萨克人如何在战争中经历无数痛苦和流血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顿河哥萨克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，以一个个的生命个体承担着历史的悲剧命运，并作出自己的选择。小说的四条情节线索十分清晰，草蛇灰线、伏延千里，互相缠绕又历历在目。就像是肖洛霍夫在小说中拽着四条线绳，分别给我们呈现了战争的残酷场面、爱情的艰难抉择、哥萨克人的族群关系、顿河四季的生活形态，广阔的大自然最终是所有哥萨克人的母亲，生生不息地养育和佑护着哥萨克人，也埋葬着哥萨克人。

小说最重要的主人公名叫格里高利。肖洛霍夫是这么写到他的：“格里高利生着下垂的鹰鼻子，稍稍有点斜的眼睛里嵌着一对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的热情的眼睛，高高的颧骨上紧紧的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。格里高利和他的父亲一样有些驼背，甚至于在笑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也是一样的粗野。”显然，这段生动的描写告诉我们，格里高利自幼生长在顿河岸边的草原上，是一位标准的哥萨克人。从感情上，他在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阿克西尼娅之间摇摆，体现出男人软弱、多情与痴情的一面。

格里高利有向着顿河草原上的哥萨克人的很多优良品质，比如敢于担当，勇敢无畏，善良正直，同时，他身上还有哥萨克人粗犷野性、观念保守狭隘的缺点，这使他在复杂的局面下，经常表现出游移和徘徊的态度。他有着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，可以说他是一位英雄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受到迫害的人。

小说描写了格里高利在数年间，有时在红军阵营，有时又倒向白军，手里的军刀上沾着红军和白军

战士的血，这血让他痛苦，让他分裂，也让他灵魂处于一种极其矛盾的煎熬中无法自拔，而格里高利的痛苦因此也成为自希腊罗马神话以来，西方文学中悲剧人物的典型形象。在《静静的顿河》中，很多人都处于这样的矛盾和难题中。人在革命和战争的磨盘中碾压，人性就会经受考验。小说中，哥萨克人科舍沃伊是格里高利的小舅子，却打死了格里高利的哥哥彼得罗，彼得罗的妻子达丽娅枪杀了亲家公伊凡，他们在历史命运的漩涡中失去人性，也失去了自我，变成了杀人的工具。《静静的顿河》在这方面的展示尤其令人心惊胆寒，痛心不已。这不仅是俄国的战争悲剧，也是人性经不起考验的悲剧。正是战争让哥萨克人陷于苦难之中，肖洛霍夫在这一点的呈现上具有古希腊悲剧的磅礴力量。

可以说，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一首呼唤和平、赞美大自然、歌颂顿河人精神的长歌。战争使顿河草原一片萧条，大地悲凉，天地歌哭，在这样的人间景象之下，俄罗斯大地的风景成为抚慰人心、修补伤痛的良药。特别是对顿河的描绘，是其最出彩之处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放眼望去，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本可以生活在宁静闲适的环境里，家的院落和牧场，一条条的小道通向农庄，顿河风光在肖洛霍夫笔下有着无穷的魅力，也特别打动读者的心。

《静静的顿河》曾被人指控为抄袭了一位白军军官的作品。联想到四卷本分别出版于肖洛霍夫23岁、24岁、28岁和35岁，人们觉得他这么年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，很难忽视这一指控。1968年，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女士给《新世界》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信，说她的哥哥是《静静的顿河》的原作者，曾在20

世纪20年代被逮捕，在狱中把稿子交给了狱友，一位神父保管。后来肖洛霍夫审讯了这个神父，拿到了手稿。最终那个女士不再现身，这件事不了了之。

1984年，一位挪威学者经过繁复的统计分析，认为肖洛霍夫肯定是《静静的顿河》的作者。1987年，多达上千页的原稿现身，经过鉴定，手稿是真实的。1999年，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所对这部手稿进行了鉴定，认为其中605页是肖洛霍夫的手迹，285页是他的妻子和姐妹抄写的，手稿的纸张也是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，才为这一剽窃指控画上了句号。后来，依旧有人仔细分析小说文本，对其中一些涉及俄土战争的表述等很多细节，继续提出这部小说涉及剽窃的追问。

肖洛霍夫的创作理念中，一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深入，这是他最为重视的创作的本质要求。二是要面对真实，无论是历史的、现实的还是内心的真实，都是肖洛霍夫追求的第一原则。他说：“正直地同读者谈话，向人们讲述有时是严峻的，但永远是勇敢的真实”。肖洛霍夫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他“直书全部的真实”。因此，以格里高利为代表的顿河哥萨克尽管有着人性的弱点，有着悲剧性的性格与命运，可在他身上依然附着着善良、正直、美好和光明的一面。不管生活如何击打他，不管哥萨克的命运如何坎坷，格里高利依旧怀有希望。

肖洛霍夫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时说道：“我愿我的作品有助于每个人变得更好，心灵变得更纯洁，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唤起每个人对同伴的爱心，唤起为人类的理想、进步而积极奋斗之愿望。如果我的愿望有朝一日实现的话，我将感到万分高兴。”

青岛日报
书单

2025世界读书日

经典重读

换个思路 读《瓦尔登湖》

□韩浩月



荐书人：散文作家韩浩月

推荐书目：
《瓦尔登湖》

曾看到一篇文章，说《瓦尔登湖》是最难读的世界经典之一，当时的反应是：这怎么可能，这明明是本文笔优美、思想兼具深沉与灵动的佳作，怎么会有人认为《瓦尔登湖》难读呢？

实际上，《瓦尔登湖》“难读”的说法由来已久，该书1854年出版时并不畅销，作者亨利·戴维·梭罗还被认为写作此书的内容是“邪恶和异端的”，因为他对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，拒绝社会规训，他对自然生态的观念以及“隐居、独身”的追求，都招惹来不少批评，当时有评论家认为《瓦尔登湖》“像疯子的呓语”……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，思想超越的《瓦尔登湖》，难以被读懂是很正常的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《瓦尔登湖》逐渐在美国畅销，并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喜爱，在中国这本书不但被选入教科书，而且还有着居高不下的销售量，即便如此，仍有不少读者认为《瓦尔登湖》难读，这个时候，著作内容本身的一些构成，确实给一些读者带来了阅读障碍，比如：大量引用中国、希腊、罗马、印度等国家的古典文献，牵扯到许多与动植物有关的博物学知识，个别篇章充满哲学意味的长篇大论等，都会让静不下来心的读者放弃该书。

在AI时代，《瓦尔登湖》正面临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，一方面，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超乎想象，比如2024年是《瓦尔登湖》诞生170周年，它的译者李继宏称，从2023年起该书“每个星期可能卖五千本，大大高于过去10年的销量”，另一方面，人们对于经典名著的耐心愈加缺乏，不但《瓦尔登湖》这样的世界名著被认为难以读懂，就连中国的“四大名著”阅读率也在下降，央视曾做一项名为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名著排行榜，《红楼梦》排第一，“四大名著”全部上榜，《瓦尔登湖》名列第五。

“我惟恐自己的措辞行文不够规避越矩，无法超越日常经验的狭窄边界，不足以传达我所坚信的真相。”——在《瓦尔登湖》中，梭罗如此说，他过去曾经带有刻意为之的“艰深”，曾经是他所处时代的批评与反抗，而到了现在，这也可以说为对浮躁时代的精神抵抗，但是，抵抗浮躁与焦虑，惟有“艰深”这一条道路吗，或者说“深阅读”就一定要全部吃透理解被阅读对象的全部吗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能够收获思想启迪的阅读是深阅读，可以体会文字之美、感受生活之美的阅读，也一样是深阅读。

换个思路读《瓦尔登湖》，或是立刻觉得它是非常好读的，比如，读书中景色描写，梭罗这样写道，“湖是自然风景中最美、最有表情的姿容。它是大地的眼睛，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。湖边的树木宛若睫毛一样，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”，“在温和的黄昏中，我常坐在船里弄笛，看到鲈鱼游泳在我的四周，好似我的笛音迷住了它们一样，而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，那上面还凌乱地散布着破碎的森林”。要知道，这样美好的景色描写，可是《瓦尔登湖》最主要的内容构成，阅读过程中，你怎么可以舍得放弃如此晶莹剔透的文字？

出于对《瓦尔登湖》的喜爱，我也偏爱在书中寻找那些可以透露出梭罗性格的描写，比如他在湖边所建的木屋是不上锁的，熟悉或陌生的人都可自由出入，拿走屋里的任何物品都可以，但拿走书却不行，他说“不速之客趁他不在家时拿走了一本书”，这是他“极少记录他生气的时刻之一”，一名爱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。梭罗在湖边自建木屋时，有些材料是到村中购买的，有些用品则是村民无偿赠送的，建造整个木屋只花了28美元，可谓“花小钱办大事”，每每读到梭罗为自己的简朴而感到快乐的时候，就不由自主地也感受到了他的快乐，这种情绪共鸣，也时常出现在阅读过程中。

有了对书中景色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喜爱和认可，再去接受作者的思想观念就会容易许多，通过《瓦尔登湖》可以看到，梭罗既是一名隐士，也是一名通达的社会人士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“社会观察者”，他在物质上追求极简，但在精神上接受人性的复杂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与沉思，他完成了对自己精神困境的突围，在写完《瓦尔登湖》后，他认为已经实现了愿望，拍拍屁股就离开了瓦尔登湖，这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求“真实自我”，这么看，他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呢。

当你需要文字滋养，或者需要内心宁静时，不妨用轻松的态度来面对《瓦尔登湖》这样的经典，当你放下障碍心，或会发现经典一点儿也不沉重，它与我们内心最轻盈的那部分建立有密切的联系，只是我们自身与这部分联系割裂了，现在，是时候把被隔断的那部分心灵断裂带，重新用经典填满了。

《红楼梦》与《枕草子》的微茫情绪

□林少华



荐书人：翻译家
中国海洋大学教授
林少华

推荐书目：
《红楼梦》《枕草子》

如果说人类的脑是理性的，心则是感性的，主导感觉、感悟、感情、情感、情结、情绪，瞬息万变，来去无踪，深不可测，秘不可宣，妙不可言。尤其那种种微茫情绪，哪怕再尖端的AI技术也无法解读，乃是人之所以为人或人有别于AI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有人说不能表现微茫情绪的文学，不能算是伟大的文学——伟大始于微茫。观点固然以偏概全，但并非无稽之谈。中国古代文学，以小说论，自然首推《红楼梦》，一笑一颦、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皆须“深度求索”，可谓微茫情绪诗性表达之集大成。仅以宝玉黛玉之间的一段对话为例：

宝玉道：“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，日后自然明白。除了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就是妹妹了。要有第五个，我也说个誓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也不用说誓，我很知道你心里有‘妹妹’，但只是见了‘姐姐’，就把‘妹妹’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是你多心的，我再不的。”

你看，字里行间，无处不潜伏着

日踟蹰”。

若论微茫情绪，日本文学同样细致入微，渺茫难辨。例如《枕草子》，开头描写四季之美，春天晨曦微微，夏季月光皎洁，秋日山端夕照，寒冬霜雪交辉，此为大观。而较之大观，作者关注的更是群萤四下穿飞、乌鸦三两归巢、雁影渐飞渐小、火盆生起炭火等微观风情。其中关于梨花的审美心理描写，读来让人别有感触。作者清少纳言原本觉得梨花没什么好看的，但因为唐土却有不少诗文讲它好看得不得了，于是作者转而心想，“那么这也必有道理吧……他们将杨贵妃对着玄宗皇帝的使者哭过的脸庞说是‘梨花一枝春带雨’，似乎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么这也是很好的花，是别的花木所不能比拟的吧。”

（周作人译）从中不难看出清少纳言的小纠结——自己本不看好梨花，但因为唐朝文人夸它好，那么就促使自己也认为它好。这意味着，即便这微茫的审美情绪，当时也还是以古代中国为标准的。说白了，中国说好，不

好也好。

相比之下，后来俳句中的微茫情绪则基本摆脱了中国的影响。例如被誉为俳圣的松尾芭翁的四首俳句。其一，写蛙声，不说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而说“古池啊，青蛙跳进去了，池水的声音”；其二，写蝉鸣，不说“寒蝉凄切”，而说“寂静啊，蝉声响起来了，渗入岩石中”；其三，写鸟，当然不说“众鸟高飞尽”“天地一沙鸥”，而说“孤鸟啊，落在枯枝上了，秋日的黄昏”；其四，写荠菜花，不说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而说“细看啊，一棵荠菜开花了，开在泥墙上。”喏，意在言外，而情在景中。茫无头绪，而曲尽其妙。

那么AI能写出《红楼梦》和宋词、能写出《枕草子》和俳句吗？不能！这是因为，文学，尤其表达微茫情绪的优秀文学是艺术，而大凡艺术都需要创意、需要灵感参与其间。文学是人学，而AI依赖的是模式、模型的组合，即使再巧妙也不可能生成创意，不可能涌出电光石火来去无踪的灵感。

长期主义的另一种可能：像悉达多那样自由

□郭浩



荐书人：中国传统文
化研究者、推广人郭浩

推荐书目：
《悉达多》

赫尔曼·黑塞的《悉达多》通常被认为是哲理小说，甚至被认为是灵性小说，因为它讲述的是主人公悉达多追寻个人心灵解放的过程；而我却用世俗的视角去阅读它，在其中，我看到了“长期主义的另一种可能”——这对于当下我们所提倡的创业原则、投资原则或有启发，故将自己所悟分享给大家。

“当一个人有所追寻”，悉达多道，“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之物。他之所以无所发现、无所获得是因为他只专注于他所追寻之物，因为他执迷于自己的目标。追寻意味着有了目标，而寻觅则意味着自由、包容、摒弃一切目标”。

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，我们不得不追寻、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，这些无边无际、无休无止的目标使我们喘

不过气，也使我们在实现之前的焦虑和实现过后的空虚中挣扎，而实现的快乐是那么的短暂，以至于我们经常忘了快乐是什么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。

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写作，一直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色延续下去，而这个目标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：“追寻意味着有了目标，而寻觅则意味着自由、包容、摒弃一切目标”，这句话经常帮助我在困难和希望之间享受一个更包容、更自由的心理状态，这使得写作有了爬升，也使得我能够在“长期主义”的道路上走下去。

无论是创作《黑悟空》的冯冀，还是创作《哪吒》的饺子，还有创作《流浪地球》的郭帆，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：走在长期主义的道路上，为自己热爱的目标做下去，因为热爱，既不犹豫，也不彷徨。当然，你可以说这是功利心的趋利性选择，但我却理解成另一种可能：人类在追寻心灵自由的道路上，功利性的目标不过是修行的工具，一些人在功利性目标上困住了，一些人在聪明地使用功利性目标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目标并不是“心灵自由本身”，所以千帆过后更包容、更自由，这种心态提供了坚持下去的勇气、提供了长期主义的另一种可能。

“侨文达，世界并非不完善，或者正沿着通向完善的慢慢长路缓缓发展。不，世界在每一瞬间都是完美的。”

这种更包容、更自由的心态，日常表现是怎么样的？我阅读的《悉达多》是文景2009年出版的杨玉功译

本，在序言里，译者本人把这种心态做了总结，我把这段话抄录如下，作为本文的结尾：

“他们的虚荣、欲望以及平凡琐事在他眼中不再显得荒谬，而是变得可以理解，可以热爱，甚至值得他尊敬。诸如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那种盲目的爱；溺爱的父亲因为自己的独生子而表现出的那种盲目而愚蠢的骄傲；年轻浅薄的女子对于饰物以及男人的赞美那种盲目而急切的追求，所有这些简单、渺小、愚蠢却又如此强烈、如此激情勃发、充满生命力的冲动和欲望，对于悉达多不再显得微不足道。他看到人们为此而生存，并创立伟业、旅行、战争、遭受和忍耐无穷的苦难。悉达多因此而感到了对人类的爱……”